

新潮文庫

ROSSHALDE

# 藝術家的命運

(一位畫家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赫塞著 宣誠譯



新潮文庫

65

宣赫

塞誠

著譯

藝

術

家

的

命

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志文出版社印行

# 藝術家的命運

新潮文庫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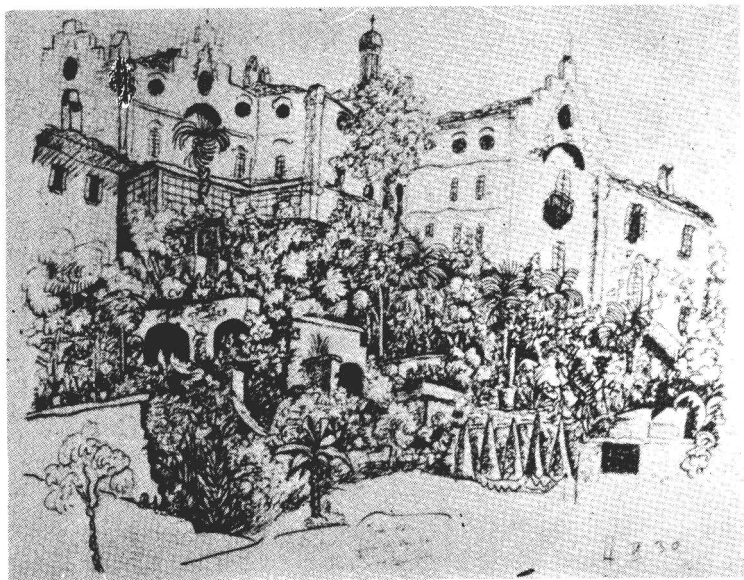
---

|           |                      |   |
|-----------|----------------------|---|
| 原著者       | 赫                    | 塞 |
| 譯者        | 宣                    | 誠 |
| 發行人       | 張清                   | 吉 |
| 出版者       | 志文出版社                |   |
| 地址        | 台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街2號    |   |
| 郵政劃撥      | 六一六三號                |   |
| 電話        | 八八七一<br>八七一九<br>一四五一 |   |
| 初版        | 六十年一月                |   |
| 再版        | 七十二年八月               |   |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0950號          |   |

---

定價 6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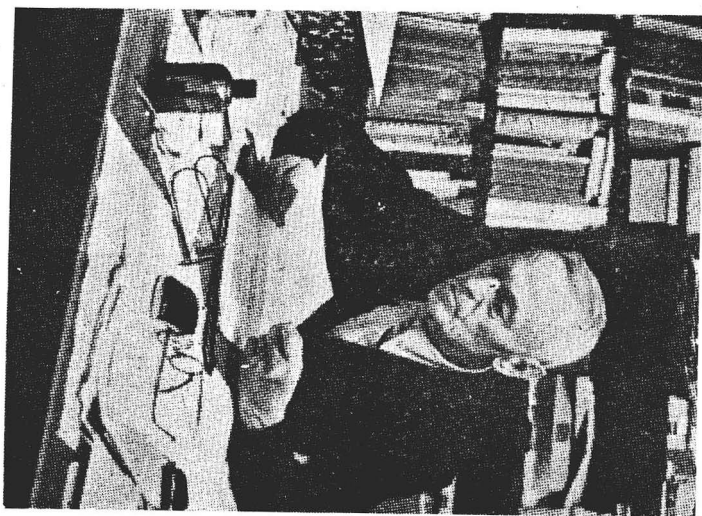


詩人赫塞所作的繪畫藝術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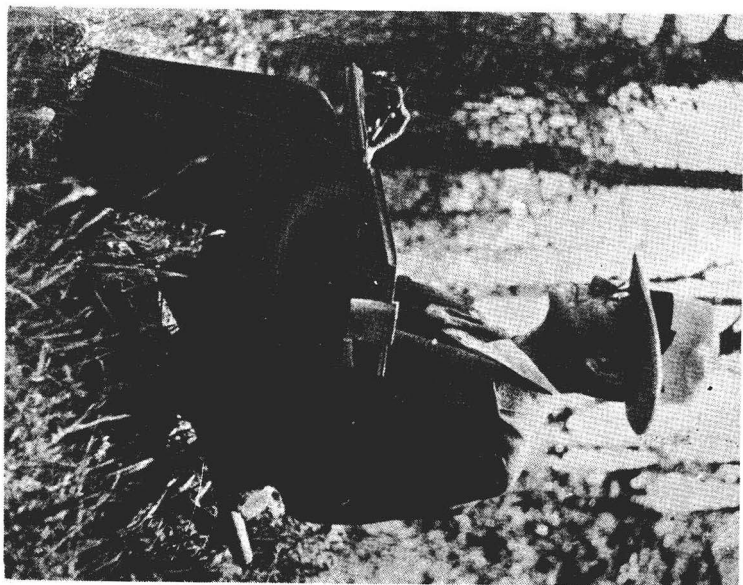


赫塞與第一任妻子瑪利亞合影

在書房內寫作的赫塞



專心於作畫時的赫塞



## 譯者序

「藝術家的命運」係直接譯自德文原本 Roschalde、爲抒情詩人赫塞繼描寫音樂家的小說「生命之歌」後，另一部描寫畫家的長篇小說。本書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間，在瑞士首都完成。一九一四年由柏林費雪書店出版。

他在撰寫本書的期間，住在萊因河畔恩赫芬附近的田園別墅。由於婚後家庭生活不美滿，他於一九一一年仲夏前往印度、新加坡等地旅行，但未能排遣其內心的空虛，遂於同年年底返回故鄉。翌年，舉家遷往瑞士首都伯爾尼郊外。那時適逢赫氏知友畫家 (Albert Welti 1862—1912) 逝世，赫氏乃借住其別墅，在此度過他生平最淒涼的七年。赫塞將患有精神病的妻子送入醫院就醫，兒女三人也寄居在友人處。當戰爭期間，屋內全無電燈，他乃在此度過其孤獨而不自由的日子。但羅曼羅蘭曾經到這別墅訪問過赫氏，故這別墅也是一個值得回憶的地方。

赫塞的妻子瑪利亞比他大九歲，是一位音樂家。實際上他們的婚姻生活，因年齡的懸殊而並不美滿，最後終於離婚。「藝術家的命運」不啻描寫這對婚姻失敗的夫婦生活的真相，亦且刻劃一個失去現實幸福的藝術家，如何陶醉於藝術的追求中，正是赫塞本人的畫像。當然，事實與小

說總是有某些距離的，但故事所環繞的一個主題——苦悶的藝術家不幸的家庭生活，即為赫塞內在心靈的寫照。然而，有一點是應特別注意的，赫塞夫婦婚姻破裂而告仳離的數年前，即已完成此作品。本書不啻預告了他未來的命運，而且企圖專心致力於藝術的創作，以克服家庭生活的缺陷。也許赫塞在寫作本書時，已經有了解除婚約的覺悟。

作者透過善感的畫家魏拉谷，表現出孤獨的樂趣，藝術家心靈的探索與刻劃，描寫得極為成功。

赫塞正是一位傷感而孤獨的抒情詩人，其內心蘊藏着藝術家追求理想的狂熱與衝勁，在這本小說中是表露無遺的。

關於赫塞的生平，譯者在前譯兩書中已有簡介，這裏不再重述。茲將他主要的作品列舉如下：

1904 Peter Camenzind (鄉愁)

1906 Unterm Rad (心靈的歸宿)——車輪下

1910 Gertrud (生命之歌)

1914 Rosshalde (藝術家的命運)

1915 Knulp (漂泊的靈魂)

1919 Demian (徬徨少年時)

1922 Siddhartha (流浪者之歌)

1927 Der Steppenwolf (草原之狼)

Die Nürnberger Reise (紐倫堡之旅)

1930 Narziss und Goldmund (知識與愛情)

1943 Das Glasperlenspiel (玻璃球遊戲)

1946 Krieg und Frieden (戰爭與和平——評論集)

此外尚有詩集、童話與散文，此處從略。最後謝謝我的德國室友 Erich Wächter，爲我  
航寄本書原文。

宣誠謹識

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中華民國六十年八月

譯者序



# 目錄

|     |    |
|-----|----|
| 譯者序 | 一  |
| 第一章 | 一  |
| 第二章 | 一七 |
| 第三章 | 三六 |
| 第四章 | 四四 |
| 第五章 | 五四 |
| 第六章 | 六六 |
| 第七章 | 七一 |
| 第八章 | 八二 |
| 第九章 | 九一 |

|      |     |
|------|-----|
| 第十章  | 九六  |
| 第十一章 | 一一〇 |
| 第十二章 | 一一六 |
| 第十三章 | 一二六 |
| 第十四章 | 一三八 |
| 第十五章 | 一四八 |
| 第十六章 | 一五八 |
| 第十七章 | 一六四 |
| 第十八章 | 一七三 |

## 第一章

十年前，約翰·魏拉谷 (Johann Veraguth) 買進樂斯夏臺 (Rosshalde)，並且搬進去住的時候，這古老的貴族邸宅已經一片荒廢；花園的小徑上雜草叢生，園中休息用的長椅長滿青苔，臺階破損，林園裏荒蕪得無法通行。那時這座林園約莫有二百多畝大，裏面只有一幢華麗與些零落的建築，除了一間馬廐，一座寺院式樣的亭榭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建築了。那亭榭座落在林園裏，大門的柱腳已經傾斜，裏面的牆壁曾經是用青緞裱糊過的，現在都長滿了蘚苔與霉菌。

這邸宅的新主人買下這地方以後，立刻把搖搖欲墜的亭榭拆除，只留下了十級原先的石階，通到下面池塘邊。他在亭榭原址造了一間畫室，七年來都在這裏作畫，每天的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這裏，不過他不住在畫室裏，而是住在邸宅那邊，一直住到家庭糾紛有增無已，而把他的大兒子送到寄宿學校裏去為止，邸宅就由他的太太與僕役居住，自己則在畫室旁又增建了兩間房子，此後就像個單身漢似的，一個人住在畫室裏。這對於漂亮華麗的邸宅來說，真是美中不足；魏拉谷太太帶着七歲的小兒子邱雷 (Pierre)，只用了樓上，以接待賓客，但從來沒有過盛大的宴會，所以一排房子終年都是空的。

小邛雷不僅是父母倆的愛子，也是雙親之間唯一的連繫，維持了邸宅與畫室之間的橋樑；他也是實際上唯一的主人與樂斯夏臺的所有者。魏拉谷先生的領域除了他的畫室之外，就是林間環湖的地方，以及以前的獸苑一帶。他的太太則擁有了邸宅、草坪，菩提樹園與栗樹園。夫婦除了進餐時間之外，很少涉足到對方範圍裏的事情，畫家進餐大部份是在邸宅裏，像作客似的。小邛雷是唯一不知道這種生活的隔離與有區域之分的人，他不管是老屋與新屋，都一樣的跑進跑出，他在父親的畫室與圖書室裏，如同在那邊的迴廊與畫廊，或者如同在母親的那些房間裏一樣，穿進穿出。栗樹園裏的莓子，菩提樹園裏的花，林中湖裏的魚，游泳池，遊艇都是屬於他的。他覺得自己在母親的丫頭使女與父親的僕人羅柏特（Robert）那裏，都是主人與受保護者。他在母親的訪客和賓朋的眼中，是女主人的兒子，而在那些有時到畫室來說法國語的男賓面前，又是畫家的兒子。父親的寢室和母親老屋裏模糊得淺色的房間一樣，懸掛了這男孩的繪像，繪畫與照相。邛雷在父母之間的情況很好，甚至比那些父母和睦相處的孩子們更好；他可以不去上學，不是躲在母親的範圍之內，就是湖畔的周圍成了他的避難所。

這晚他睡得早，邸宅裏最後那扇窗子十一點鐘才會熄燈。約翰·魏拉谷於午夜後，才獨自從城裏徒步回來，他是與朋友們在酒館裏消磨晚上的時間。當他在溫和有雲的初夏之夜行走時，雖然仍有煙酒的餘韻，而那些歡笑與大膽的諧語，都已拋在腦後，輕鬆地呼吸着夜裏潮濕溫暖的空

氣，仔細地向樂斯夏臺那些已經長得又高又黑的麥田路上走來，高大的麥穗靜靜的在灰色的夜空裏搖曳。

他經過邸宅入口時，並沒有進去，只是向裏面看了一下，邸宅光彩的正面，高貴與引人地在那些黑簇簇的樹木前面微微閃耀，使他對這美麗景象作片刻的享受，像路人似的走了過去；接着他沿着高大的籬笆又走了幾百步，直到通往畫室的熟悉的寬濶林道。這位身材矮小而強壯有力的人，清醒地穿過黯黑荒蕪的林園，一下就到他的住室了，這裏的樹梢黑黝黝地矗立在湖面上，可以瞥見周圍廣大淡灰色的天空。

小湖幾乎黑壓壓地躺在完全的靜寂之中，湖面上好像是一張非常薄的膜，或者像一層微塵似的。魏拉谷看了一下錶，已經是一點鐘了。他開了這幢小建築的側門，向他的居室裏走去。他在房間裏點燃一支臘燭，連忙脫掉衣裳，赤裸地走到外面露臺，緩步從又寬又平的石級走下水裏去，在他雙膝的前面泛起了一圈微微的水紋。他潛入水裏，游了一陣子，就到了湖的外面，由於他晚上反常的消磨，突然感覺到疲倦，轉身就水淋淋的回到屋裏，披上了蓬亂的浴衣，擦乾剛剪過的頭髮上的水，赤脚跨上幾級臺階，走到畫室裏，這是一個很大而幾乎是空著的房間，他動作很急躁，馬上開亮了所有的電燈。

他三步併作兩步奔向一處畫前，畫架上有一小幅畫布，是他這幾所畫的天。他用雙手支在膝

蓋上，屈身在圖畫的前面，眼睜睜的凝視着畫面，耀眼的燈光照在新鮮的色彩上。他這樣凝視了有二、三分鐘，默不作聲地呆着，又看到最後着色的筆觸在眼前栩栩如生；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在開始工作前的那幾天，不想別的事情，只是構想要畫的東西，連睡覺時也不忘懷。他熄掉了燈光，拿起蠟燭到寢室裏去，寢室的門口掛有一塊小黑板，還有粉筆。他在黑板上寫了：「七時叫醒，九時喝咖啡」，數字是用粗粗的羅馬字母寫的，然後關門上床睡了。他睜着眼還躺了一會，一動也不動，拼命在想他的繪畫。想好了之後，閉起清亮而灰色的眼睛，低聲嘆了幾口氣，一下子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羅柏特按時叫醒了，他立刻起床，走到隔壁房間用自來水洗臉，穿上一套粗糙而洗舊了的衣服，去到畫室裏。僕人已經捲起了畫室的巨大百葉窗。一張小桌上放了滿盤水果，一玻璃水瓶水，一片黑麵包。他拿起麵包，一面沉思，一面咬着，站在畫架前注視他的繪畫。他吃麵包時走來走去，又從玻璃盤裏拿了幾粒櫻桃，看見有幾封信和報紙放在那裏，却沒有拿起來看，就當場坐在畫架前的摺凳上了。

這幅橫型小畫，是一幅他在幾星期前旅行時所見而速寫的晨景。這位畫家是在上萊茵的一處小農莊下馬車的，他去拜訪一位同行，却沒有遇到，就在一家煙塵滿室的客棧裏，租了一間撒了石灰而有霉味的蹙腳房間，過了一個不舒服的夜晚，那天晚上還下了雨。在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

，他稍微睡了一會就醒來，看看旅館的大門還沒有開，就從房間的窗子爬到外面，到萊茵河岸解開一葉扁舟，在緩流中徐徐地划了出去。當他正要回來時，看見對面岸上有個舟子迎面而來，這時，正是雨天剛破曉時分，魚肚白的曦光寒冷而微微顫抖，他看見黯黑的大漁船的輪廓，這時燈光突然一閃，他停槳不划，讓那船靠近來，那漁夫拿着濕漉漉的魚網，從水裏拉起一個捕魚的籠子。兩尾濕潤的銀灰色的魚，在灰黯的水面上一掙，劈拍劈拍的掉進魚船裏去了。魏拉谷一面在等那個人，一面拿出必需的畫具，畫一張水彩速寫。他在那裏停留了一天，不是繪畫，就是看看書。第二天清早又是如法泡製，到外面去作畫，接着他又去旅行，可是他不斷在想這幅圖畫，要把所見的情景畫出來。這幾天他就是在畫這些，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他最喜歡在大太陽下，或者是在溫暖的陽光透過葉子，篩在地上的樹林與林園裏作畫，畫面上滿是銀白色的涼意，而且它已賦予他一種新的共鳴，幸而在昨天已經完成，現在他覺得自己坐在一幅優美非同尋常的作品面前，從畫面上看來，大自然的景象躍然紙上，使他感覺到真情實景的偉大，而且未加造作的氣氛。

他定睛注視在畫上，衡量顏色板上不同尋常的顏料，幾乎一切紅的，和黃的色彩都不見了。水與天空都已畫好，在畫面上有一股寒冷而不親切的光暈，岸旁的樹木和木樁是浮動的陰影，一隻大的輕舟停泊在潮濕而灰白的晨霧之中，漁夫的臉沒有表情、沒有說話，安然地用手去抓魚，

看上去是清清楚楚的。有一條魚在船邊跳躍，魚身的濕鱗閃閃發亮；另一條平靜地躺着，張開了圓圓的嘴，一隻因為恐懼而僵硬的眼睛痛苦的睜着。整個畫面是冷酷得近乎殘虐，但却是寂靜而無可指摘的，除了那種單調而沒有別的形象的筆觸之外，不能不說是件藝術品，不僅使人對於整個自然有不可捉摸的感覺，而且使人有某種驚人的舒坦之感。

當畫家坐在那裏工作了二個鐘點時，僕人來叩門，端了早餐進來，心不在焉地喊他的主人。他輕聲地端來咖啡壺，盃子與碟子，擺好了一把椅子，默默地等了一會，小心翼翼的催促道：「魏拉谷先生，咖啡已斟好了。」

「來啦，」畫家把剛畫了一條跳躍的魚尾巴用大拇指頭擦掉。「有溫水嗎？」  
他洗過手後，坐下來喝咖啡。

「羅柏特，給我裝一管煙，」他愉快地說：「沒有蓋子的小煙管，它大概是放在寢室裏。」僕人跑去拿了。魏拉谷有勁地喝那濃濃的咖啡，最近用心工作之後常有的頭暈和疲勞，就像晨霧似的消失了。

他從僕人手裏接過煙管，僕人點燃了煙，興緻勃勃地吞雲吐霧般吸着，煙又加重了咖啡的作用。他指着他的畫說：「羅柏特，你年輕時釣過魚，是不是？」

「是的，魏拉谷先生。」



「您看看那邊的魚，不是在水上跳的那條，是下面張開嘴的那一尾，魚的嘴巴對不對？」

「對的，」羅伯特懷疑地說：「您比我 know 得更清楚，」他補充了一句，帶着埋怨的口氣，覺得這個問題有諷刺的意味。

「不，閣下，沒有這回事。人只有在少年時代開始，到十三、四歲爲止，親身經歷的明顯事兒是一輩子時不會忘記的，我小從來沒有與魚打過交道，因此我才問。那麼，這魚嘴是對的嗎？」

「不錯，不缺什麼，」羅伯特討好地評斷。

魏拉谷又已站起身來看他的調色盤。羅伯特注視着他，對於他主人眼睛中所流露着的專心和因此而顯得差不多沒有神氣的眼睛，他很熟悉。他明白，他、咖啡、和他們之間剛才的一點點談話正從他主人的心上消逝。要是他在幾分鐘之內喊他的話，恐怕他會像從酣睡中醒來似的。不過這使不得，是危險的事情。羅伯特收拾了壺與盃碟，看見信件還擱在那裏，沒有動過。

「魏拉谷先生，」他輕聲的說。

畫家倒還聽得見他的叫喊，回眼轉過頭來瞪了一眼，正像一個疲倦得要睡的人一樣，所以他又喊了一次。

「信件在這裏。」

柏特一說完就出去了。魏拉谷神情激動地把一些鈷藍擠到調色盤上，把顏料管擲到用白鐵